

■大局

李斯特当年的远见



◎周兴津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边赢得增加额度,一边在股市抄底——OFII 唱空中国股市的战略又一次成功了。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回想 2001 年,何其相似乃尔。是年,中国为了加入 WTO、与国际“接轨”,一个战略步骤就是股市“挤泡沫”。因为其时外资机构对沪深股市的“泡沫”批评不断,于是,为迎接外资进场,就严查了“挤泡沫”。只是,究竟泡沫到了什么程度,股市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发展大势,却始终不见有说服力的研究。至少在笔者看来,中国股市的问题并不止于泡沫,即使说有泡沫且很严重,也只是“标”而非“本”。况且,即使真的要“挤泡沫”,那也是个市场发展

中国股市的发展,不可能一步一尺,而只能一步一尺三步一米,这才是中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换言之,OFII 再度得手,阴谋也罢,阳谋也罢,都只能怪我们眼睛不亮,心思不明,立场不稳,思路不清。2004 年 2 月 19 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题为“YUSHIJIU—JIN”的整版广告,广告主就是世界著名投行摩根斯坦利。大摩以当时中国最时髦的热点词“与时俱进”的汉语拼音,高调宣示其征战中国的战略意向,可谓志在必得。而它果然出手不凡:几个回合下来,曾被誉称为民族动力的南孚电池就被其吃掉并转卖给了吉利。1958 年创建于福州的南平南孚电池,1987 年后迈上了高速发展之路:1990 年引进国内第一条碱性锌锰电池生产线,1993 年引进国内第一条碱性高能锌锰电池生产线。1998 年,南孚电池固定资产达 4 亿元,2003 年以 8 亿元营收占据中国电池市场半壁江山,位列碱性电池生产商世界第五。而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进入中国 10 年,如果把“米”视为国际标准,那中国国情便是“尺”。中国经济、

但谁能料到,南孚的“进一步”却是如此令人黯然神伤、悲愤涕下。1999 年,正值南孚的黄金时期,在福建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的要求下,南孚数家股东以南孚电池 69% 的股份出资,与摩根斯坦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外方持股 49%,中方持股 51%。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由于“中国电池有限公司”拥有南孚的绝对控制权,外方股东只需增加 2% 股份,就可通过“中国电池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南孚电池。不出所料,摩根斯坦利迅速各个击破。一家中方股东经营不善,发生巨额亏损,摩根斯坦利旋即收购了其持有的“中国电池有限公司”8.25% 的股份。随后,摩根斯坦利又砸下重金,先后从两家中方股东手中大量增持“中国电池有限公司”股份。当其拥有南孚电池 72% 的控股权时,摩根斯坦利立即推翻原定将南孚海外上市的计划,以一亿美元

当年,德国相对于英国而言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英国人要求德国人开放市场的压力,经济学家李斯特提醒道:德国人替英国人伐木、扎扫帚和牧羊已经太久了!德国的生产力远不及英国,贸然对英国开放,德国将更加落后!他因此主张,必须大力保护和加速发展德国的生产力,而后对等开放。历史证明李斯特是正确的、有远见的。而今,我们面对着相同的问题,倘若宏观调控不审时度势,战略和措施两不相宜,教条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狂,老想着要去如何“驾驭”市场,其危险之大危害之深,远非那个似是而非的“流动性陷阱”所能比。按别人的规则出牌,玩的是不对等游戏——说好听点是打工交学费,实则替他人作嫁衣裳。当代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把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中心吃肉,外围喝汤”。谁愿意让自己的祖国和国民永远“喝汤”?想当年,面对英国人要求德国人开放市场的压力,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提醒道:德国人替英国人伐木、扎扫帚和牧羊已经太久了!(当时的德国相对于英国而言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李斯特警告说:德国的生产力远不及英国,贸然对英国开放,德国将更加落后!他因此主张,必须大力保护和加速发展德国的生产力,而后对等开放。历史证明李斯特是正确的、有远见的。而今,我们面对着相同的问题,倘若宏观调控不审时度势,战略和措施两不相宜,教条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狂,老想着要去如何“驾驭”市场,其危险之大危害之深,远非那个似是而非的“流动性陷阱”所能比。其后果,恐怕调控者也始料不及!



你愿意花多少精力提升孩子软实力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 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一个人的宇宙

我们的“塞外野蛮精悍之血”

◎朱近野

专栏作者,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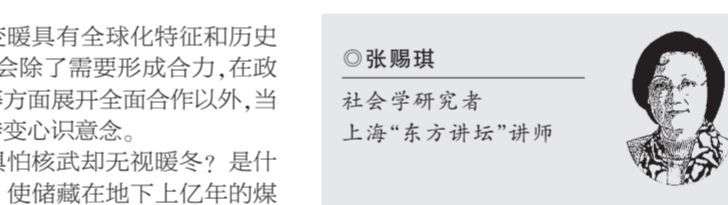
中华故国绵延数千年后,其力不继,转而向西方学习。第一步,就是以“外洋”为“文明”,所以有了“文明棍”、“文明戏”。不仅如此,连带中国人的血统、习俗也一并成了“不文明”,如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唐才常,就主张黄白通婚,又如优生学家张君勱,提倡“与日本通婚,尤应和欧美联姻”,且要学习德国纳粹隔离一切残疾人、罪犯,禁止其生育。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认为“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为此而要改革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上述种种,在今日你我看来,不免过激而荒唐,但也足以体会那时国人对“文明”的热切。

那么推动这种变化的动力从何而来?是从外部引入?抑或产生于自身肌体?真不好回答,中国学过日本,学过德国,学过苏联……但这些老师并没有教导过中国去创造近 30 年来的经济奇迹。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日本、美国、欧洲的商人打交道,也不全是一步一步跟着他们学做生意。如果说它来自中国社会自身,那又是潜藏在哪一部分呢?不妨把经济学理论与模型暂且放在一边,从我去北京南三环外木樨园的一次经历说起。北京的商业场所有向多层次清晰。最近开业的新光百货可归为最上层,中层的如中关村购物广场,南城的新世界商场、搜秀城则是低档的代表。木樨园的批发市场,在消费者心目中,其实是边缘之中的边缘。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在木樨园的经历往往堪称冒险。我本来对这个区域还算熟悉,但在那里开车还是第一次,一路情景称得上令人震撼——无数大小车辆在狭窄道路上交错而行,又有密密麻麻满载货物的三轮车、手推车穿插其间。批发市场的停车场也和城内大相径庭,看不出明确的分区与标线,又极其拥挤。与城内制度森严的道路相比,唯一的感受就是:实在是混乱野蛮!

■心雨

欲净化环境 先净化人心

张赐琪
社会学研究者
上海“东方讲坛”讲师



鉴于气候变暖具有全球化特征和历史性根源,人类社会除了需要形成合力,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以外,当务之急还需是转变心意识。为何人们惧怕核武却无视暖冬?是什么力量的驱动,使储藏在地下上亿年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在短短百余年间如此大量地燃烧?是什么能量的迅疾转换以致垃圾成山?答案明确的:无限增长的物欲与人类的自我中心意识。今年春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在巴黎召开了第十次全会,500 多名专家起草了《致决策者的总结报告》,递交给各国政府,以期引起足够重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会上受到关注和批评。比如电视新闻报道《陕西临汾:中国污染最严重城市》、法国《费加罗报》的现场调查报告《武汉:有 400 个大型工厂的城市》等。印度等国也存在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但是,观察家同时也认为,仅仅“指责发展中国”以及仅仅对“气候变化”本身而做研究,不是治本之策。“人心所系”才对气候与环保的影响至关重要。从各国政要的立场来看,除了本国利益,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对任内政绩的考量。在欧洲,各国政府都不失时机打出了“政治环保”牌,希望能借助改善气候来提升政府在国民心中的形象。如欧盟委员会提出新能源政策议案,提议欧盟各国 202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减少 20%,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气体排放。美国作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在 2001 年退出《京都议定书》时,曾让全世界侧目。但不久后,布什政府也透需要设立能源与环保委员会,加强对环保的治理。

那就是懂得敬畏生命并与自然休戚与共的人,才能摆脱其它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绝境。在丛林中生活了 50 年的史怀哲深刻洞见了这一切。他四处奔走演说,大声疾呼:“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抛弃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自然和生命体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应该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然而,“人心比万物更诡诈”,治理人心比治理环境更为紧迫而艰难。如果我们的理智能够确立大千世界的一切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能够体认共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白熊、黑蚁乃至蓝藻的生命痛苦和欢乐,我们何以忍心向太湖排放剧毒的工业废水?何以向餐桌上珍稀动物?更何以下手滥伐参天巨木?北方的鄂伦春族,南方的苦聪族,因为生活必需而不得不捕猎和砍伐之时,常向上天祈祷,为这些受伤的生灵,也为限制人心的贪婪。不少绿色和平组织成员、素食主义者,他们对饮食起居等生活方式的严格限制,除了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也出于对人心净化的考量。“人有病,天知否?”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生存于世界之中,世界也生存于我们之中。地球是个有机生命体,任何物种的无度扩张及自然整体,必然会受到整体的惩罚。正如无锡一位地方官员所叹:“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只能是自取灭亡。”贪婪引致了污染,真正的环保需从净化每个人的心意识入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所谓“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一面是悍勇无畏,一面也少不了不顾规则胡来一通蛮气,这正是新兴力量的特色。十九世纪的英国可以称美国野蛮,虽然内心隐隐生畏,当时地位还能支持其骄傲。近代中国落后太久,门面太破,连掩饰功夫也已无处去做,又能称哪个敢手“野蛮”呢?世事沧桑,白云苍狗。谁能料到,老大中国今日成为咄咄逼人的新兴力量,汇率、出口补贴、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与老牌工业国战成一团。在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眼里,中国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

我从小到大小所见过相似的情形:柳市电器城、义乌小商品市场、广州布匹市场……莫不如此。但我在变——过去我对这些市场的氛围完全适应,现在与其中的商户、货车司机倒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在文字规范和学院、城市社会中浸泡久了,猛然复归鲜活灵动的小商业海洋中,竟然有些不适应。而木樨园也在蜕变,比起眼下的拥挤躁动,之前的市场更加简陋、混乱,却早就是北方多种商品销售的辐射中心,据说此时投资商们也正在建造市场的升级版,显然会有摆脱目前原始粗野面貌的一天。也许如木樨园这般流动的生机,正是我们的“野蛮精悍之血”,但急流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会不会令我们同样快速地脱离这种来自草根的血统呢?如果中国经济结构像北京的道路构造一样,由长安街而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向外扩张,木樨园以及与之相连的草根产业又会被排在哪里呢?

不断爆发的环境污染事件直指世道人心——那无法掩饰的丑陋和藏污纳垢的力量。在日益逼近的环境危机面前,人类需要反省与忏悔,才能自救和救他。哲人阿尔伯特·史怀哲曾在 1919 年的非洲向世界宣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等级,都对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他们只有生命意志但不能体验发生在其他生命中的一切;他们痛苦但不能共同痛苦;生命以其他生命为代价才得以保存下来,(人的)自然性让生命去干最为可怕和残忍的事情”。80 年后,世界印证了他的话语并未过时。今天人类的自相残杀,对周遭生命和环境的破坏,以竞争为名的掠夺和奴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就像一条漆黑的峡谷,所有生物必然匍匐于黑暗之中。只有一种生命能够出离黑暗看到光明,那就是懂得敬畏生命并与自然休戚与共的人,才能摆脱其它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绝境。在丛林中生活了 50 年的史怀哲深刻洞见了这一切。他四处奔走演说,大声疾呼:“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抛弃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自然和生命体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应该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然而,“人心比万物更诡诈”,治理人心比治理环境更为紧迫而艰难。如果我们的理智能够确立大千世界的一切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能够体认共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白熊、黑蚁乃至蓝藻的生命痛苦和欢乐,我们何以忍心向太湖排放剧毒的工业废水?何以向餐桌上珍稀动物?更何以下手滥伐参天巨木?北方的鄂伦春族,南方的苦聪族,因为生活必需而不得不捕猎和砍伐之时,常向上天祈祷,为这些受伤的生灵,也为限制人心的贪婪。不少绿色和平组织成员、素食主义者,他们对饮食起居等生活方式的严格限制,除了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也出于对人心净化的考量。“人有病,天知否?”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生存于世界之中,世界也生存于我们之中。地球是个有机生命体,任何物种的无度扩张及自然整体,必然会受到整体的惩罚。正如无锡一位地方官员所叹:“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只能是自取灭亡。”贪婪引致了污染,真正的环保需从净化每个人的心意识入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许多美国孩子在学期里就参加棒球、足球那样的团队体育活动,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锻炼了团队精神。美国的中小学生的课程也都要求学生做许多小组项目,学生不仅要以小组的形式完成项目,而且还要当众呈现小组的方案,无疑这些都是课内、课外对孩子交流能力等软素质的培养。可以这样说,学习成绩更多是为了升学考试,而软素质的培养则更多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以及成年后的人生准备。华人的孩子似乎更多地重点放在了升学考试上,而相对忽略了工作和生活中需要的软素质能力,这其实并非是旅美华人的偏好,国内的孩子在注重升学考试上更是加走了极端。我不知道国内的暑期班的具体情况,以我的了解,国内的孩子不得不把更多的假期时间放在课程学习上,国内的家长通常更是不愿意让孩子们“舒舒服服”过一个暑假的。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软素质的培养也就顾不了。可那些能注重软素质培养的家长,事实上是在帮助孩子为成功人生做更好的准备。遗憾的是,肯放弃一些学习成绩的家长和孩子实在不多。